

寂靜春雷(2)

林書漢／神經科 莊昆霖／醫94級(插畫)

萬物甦醒的春天，沒有百花齊放的熱鬧；
隆隆作響的雷鳴，襯托出不搭調的寂寥。

「鶼鶼情深」的宏柏和淑玲，一家三口和樂融融。由於職棒球季的關係，「喬達」到了台中。宿舍是一片漂亮的社區，靠著湖畔、候鳥流連。忙著搬家，淑玲身體微恙。陽光和煦的春天，却好似「山雨欲來」。

連載小說這一次寫的，是第二回。

贅伏

「我看你這是一般普通的感冒，流鼻涕、喉嚨痛，過幾天就會好了。回家記得多休息、補充睡眠，注意飲食營養，多吃一點抵抗力才會好；可以喝一些稀釋的運動飲料，水分要夠，這樣知道嗎？」宏柏一到台中，就趕緊帶淑玲去一家朋友介紹的診所給醫生看。醫生專業的建議，讓宏柏鬆了一口氣。過不了幾天，淑玲的感冒症狀果然恢復了。

「你朋友介紹的這家診所醫生還蠻不錯的，沒有診斷錯，而且態度很親切。」

「還好只是感冒，真的是要生病的時候才會發現，沒病平安就是福，沒事就好。」隨著淑玲的恢復，宏柏心裡的擔憂一掃而空。

搬到新家，打理房子有許多事情要做，淑玲顧不得感冒剛好，便一個勁地忙了起來。過沒幾天，竟然換小霖霖感冒了。

「這一陣子天氣變化比較大，球隊好幾個人感冒，隔壁阿華跟他女朋友也咳嗽、流鼻涕，你們可要多注意一些。」宏柏向太太叮嚀。

「前些日子阿華他們才帶著水果來我們家拜訪，該不會小霖霖是被他們傳染了吧？」心移愛子，淑玲有點氣惱。或許是厚道的天性使然，語氣中也夾雜著些許不好意思。

「應該不會吧，那時候他們還沒有什麼症狀。」顧及朋友道義，宏柏自然地為阿華辯駁。

「生病不都是有潛伏期的嗎？有些還沒發病，但是已經具有傳染力了。」
「唉，別想那麼多，好好照顧小霖霖就是了。」既要護著太太，又要維護朋友義氣，宏柏有些左右為難，轉開了話題。



很快過了一個禮拜，淑玲把原本凌亂的新家整頓地井井有條，同時悉心照顧小霖霖，家裡煥然一新、窗明几淨，小霖霖感冒也迅速地復原。

然而，淑玲的身體似乎禁不起這麼多的勞累。

「宏柏，我覺得我好像又感冒了，跟上次一樣全身沒有力氣，打噴嚏、頭暈暈的，好像還有點兒頭痛，我們再去給上次那家診所看一看好不好？」

「不會吧，怎麼感冒才剛好又……」宏柏看淑玲很不舒服，趕緊再帶著她去診所。

「哦，有點發燒，三十八度三；感冒發燒都會有點頭暈不舒服，跟上次一樣，我開一些藥給你，回去三餐飯後服用，記得多休息、多喝水，發燒的話就吃這個紅色的藥包，知道了嗎。」醫生保持同樣和藹的態度；也許關心同情，可以醫治一部分的病情。但淑玲憔悴沒有血色的臉龐，卻和醫生健康的笑容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
驟變

自從淑玲感冒，宏柏便一肩扛起照顧太太兒子和整理家務的工作。不過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淑玲的症狀卻未見好轉。

「宏柏，我覺得這次感冒好像比上次嚴重很多，每天都會頭痛；今天早上起來痛得要命，還吐了兩、三次，而且一不吃藥就發燒，我們再去給醫生看看好不好？」淑玲氣色越來越差，而且發燒好多天了。

「嗯，醫生有說病情沒有改善要再去給他看，我再帶你去診所。」宏柏心裡希望淑玲只是一般的小感冒可以不用再去看醫生，但是看淑玲臉色蒼白、虛弱沒有力氣的樣子，還是覺得擔心。

「已經過了五、六天，不但沒有退燒，還越來越惡化的樣子，我看你到大醫院急診掛號檢查一下好了。」診所的醫生看淑玲的症狀似乎不太尋常，做出了轉診的建議。

「那依照你的經驗判斷，這可能是什麼病？」宏柏察覺到了一絲不祥的徵兆，心中不禁一凜。

「我不確定，要去抽個血化驗一下，我看她發燒又頭痛、又吐的，還是去檢查一下比較安



雷聲乍響

心。」醫生一邊說，一邊開了轉診單。

「那去醫院要說什麼病？」太多的未知讓人心慌，宏柏想要抓住一個方向，儘管只是茫茫中的一片浮木。

「就說腦膜炎吧？去看看再說。」醫生給了一只救生圈，卻不知是否會帶來更漫長的漂泊。

「腦膜炎？那是什麼病？你確定淑玲是腦膜炎嗎？腦膜炎會有什麼症狀？」聽著醫生口中陌生的名詞，宏柏心中頓時湧起一陣恐慌、焦慮，害怕淑玲是得了很嚴重的病。

「我現在也還沒確定，必須到大醫院做徹底檢查，那裡的醫生會再向你做詳細的說明。」診所的醫生這次說話很簡短，一字一句卻像寺廟裡的鐘聲，巨大地敲響在宏柏的耳裡。

「好，那我馬上帶淑玲去醫院急診掛號。」宏柏聽到醫生這樣說，勉強維持鎮定，決定到醫院檢查清楚再說。

「那個床單上怎麼都是血？」一進到急診，此起彼落的儀器警示聲和人聲，讓宏柏覺得心煩意亂，淑玲卻問了個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問題。

「你說哪個床單？」

「隔壁那張床上的床單都是血。」

「別亂說了，那張床單明明乾淨得很，哪來的血？」宏柏沒好氣地說。

「像是老師在打學生的橡皮擦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粉筆灰……像是老師在打學生的橡皮擦。」淑玲眼神神恍惚惚，連說話也牛頭不對馬

嘴。

「慘了，怎麼變成這樣？」宏柏心知不妙。

「王淑玲的家屬？」醫生走到宏柏的面前。「你好，我是神經科的醫師。」

「是，我是她先生，她這幾天發燒、頭痛、又吐，現在神志不清、講話顛三倒四，剛剛還

說隔壁床單上有血。」

「你說她發燒、頭痛，大概幾天了？」

「一開始是一些感冒的症狀、有點頭痛，後來才開始發燒。從發燒開始算起，大概有一個禮拜。」

「那從感冒算起，差不多有幾天了？」

「可能八、九天吧。」

「發燒到幾度？」

「都三十八度多，有一次三十九度到快要四十度。」

「每天都發燒嗎？」

「幾乎是每天斷斷續續都有發燒，有時候吃診所醫師開的退燒藥會好一點。」

「那吐呢？吐了幾天？有任何腹痛之類的症狀嗎？」

「大概就最近兩三天都有吐，沒聽她說什麼肚子不舒服啊。」

「是有點噁心才嘔吐，還是沒有預警的、像噴的一樣那種大吐？」

「吐還有分那麼多種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會突然的就吐了。」

「頭痛有沒有特殊的時間？」

「整天斷斷續續的，好像有一次醒來的時候很痛。」

「是醒來後過一陣子之後才頭痛，還是因為頭痛、痛到醒來？」醫生想要多了解一下淑玲的病情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她就每天都會頭痛，而且越來越痛，有時候痛到大叫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」

「痛的範圍呢，是整個頭都在痛，還是有一個最痛的位置？」

「我沒有注意，不過看她的樣子可能是整個頭都在痛吧。」

「那是悶痛，還是壓痛、或刺痛、抽痛？」

「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，要問她才知道，可是她現在這樣語無倫次的，會不會好啊？」宏柏心裡著急無比，對於醫生問的問題，有一大半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只想趕快知道淑玲是怎麼了。

「你說她這樣神志不清、講話顛三倒四，大概多久了？」

「昨天就有一點不太對勁，看起來恍恍惚惚的，今天來急診的時候才發現說話都聽不懂。」

「是發音聽不懂，還是講的內容聽不懂？」

「發音應該是還好，有時候比較小聲聽不清楚，但是內容都沒有連貫性，一下講什麼粉筆、板擦的。」

「所以講話的發音應該還是正常、清楚的？」

「應該是吧。」

「有沒有說看東西會變成兩個影子？」

「好像沒有聽她說。」

「吃東西還可以吞嗎？會不會噎到？」

「這幾天吃的比較少，食慾很差，不過噎到倒是沒有。」

「那有沒有四肢哪裡特別無力或會覺得麻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大小便可以自己控制嗎？會不會失禁？」

「還不至於。醫生，她這樣到底是怎麼了？診所的醫生說不曉得會不會得了腦膜炎？」

「根據她的症狀，的確是應該要高度懷疑，她的頭痛聽起來像是因為腦壓高的關係，而且她的頸部比較僵硬、向前彎曲時會有限力。」醫生一邊向淑玲進行床邊的神經學檢查，一邊向宏柏解釋。

「等等我先替她安排頭部電腦斷層，如果沒有問題再幫她作腰椎穿刺……」醫生進一步說明檢查的方向。

「醫生，請照你們醫院的程序，趕快幫淑玲檢查出來，然後趕緊開始治療。」宏柏焦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蟥。

「好的，一有任何檢查結果，我會盡速跟你解釋。」

「王淑玲的家屬？」

「是，我是。」

「腰椎穿刺的檢查報告出來了，王小姐確定得到了中樞神經系統感染，一般稱為腦膜炎。不過王小姐的症狀可能不只這樣，因為她有視幻覺的表現，比如看到隔壁乾淨的床單上有血，而且有語無倫次的現象，我們懷疑她體內的中樞神經感染已經侵犯到腦部本身的部分，看起來侵犯的範圍比較廣，臨床上我們稱之為『腦膜腦炎』。」

「腦膜腦炎？」宏柏現在對於陌生的醫學名詞，已經比較有心理準備了，明白那是一種疾病過程的代名詞。但是對於未知所帶來的恐懼，仍然沒有辦法完全驅除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現在該怎麼處理？」

「從報告的結果來看，王小姐的感染應該是某一種病毒造成的，也就是說她得到的，是一種『病毒性腦膜腦炎』。我們會繼續做進一步的化驗看看能不能查出是哪一隻病毒。另外因為王小姐的腦壓比較高，我們會給一些降腦壓的藥，可能還會安排核磁共振和腦波的檢查。」

「那要不要住院？」宏柏憂心忡忡地問。

「當然要住院觀察，甚至有的時候，某些病毒造成的中樞神經感染會侵犯腦幹，造成呼吸衰竭，必要的時候可能必須插氣管內管來幫忙病患呼吸，以度過……」

「哪：哪：哪：」尖銳的警示聲劃過急診室此起彼落的嘈雜人聲，一旁照顧淑玲的護士小姐突然大聲向醫生呼喊，「醫生，病人的血氧濃度在掉！呼吸型態很不規則！」，醫生和宏柏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。

「快，準備插氣管內管。」醫生見狀火速下了指示。

「先生，現在情況緊急，我們必須馬上插氣管內管，然後讓王小姐住加護病房觀察，你同意嗎？」

「好：好，依照你們的專業判斷，趕快救我太太！」宏柏此時已經六神無主，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只希望淑玲能趕快好起來……

擁擠的場景，混亂的思緒，作嘔的藥味，以及一連串尖銳的嘖嘖喃喃，將手足無措的宏柏擠向某個不知名的方向。「喇！」，自動門無情地快速關上。

一回神，宏柏只在冰冷的金屬門板上看見顯然的自己。

淑玲呢？他看不到，也聽不到。

（待續）